

唐繼堯·蔡鍔·龍雲

小鳳仙之戀

(本文插圖刊第51頁)

—政海秘聞之六—

●后希鎧 (淡江大學教授、中國醫藥學院教授)

將軍美妓傳奇故事

因為「大家」如梁任公先生這樣的學者，從事現實政治活動，只顧黨派利益的宣傳，便犧牲了「史實」的真實性，才會激起參加護國者的不平，紛紛報導他們從事擁護共和的經過。但是，學術界人士，多半根據一知半解之「證據」，加以個人的推斷。就連國民黨的史學家，也在不知不覺中，將唐繼堯跟孫中山「看法」不同之後的怨氣，發洩在唐繼堯及護國人士的身上。竟將唐繼堯召集中上級軍官會議「倒袁」，說成在滇的共和革命軍，爲了袁大頭的勢力太大，北洋軍要武力統一中國，所以力量單薄的在滇共和革命軍集會，無非是爲了「自保」、「自求多福」，如何偏安，並非爲了「再造共和」。

同時，騷人墨客，又大捧小鳳仙，將她喻爲女俠，蔡松坡之名，便因小鳳仙的戲劇化，不脛而走。英雄美人的故事，便在民間流傳了。小鳳仙真像紅拂女一樣，關心國家大事嗎？也像傳說

中的賽金花，深具民族國家意識嗎？恐怕是騷人墨客的一種幻想——也可說是對女性崇拜的一種情感渲洩，作爲對壓迫女性的反抗；因爲母性是偉大的，女性並非弱者。爲了證明國人對小鳳仙「過獎」，特抄錄一段「文筆犀利、詼諧，於幽默自然中，呈現出松坡、小鳳仙的睿智與情義」，供大家合計合計，蔡鍔有無這檔子事？

有人說：「三國志演義」，大體上是依照正史而完成，其中有呂布戲貂蟬有關各節，不見得會傷害歷史，反而是歷來的三國志演義讀者，認識了我們的歷史，接受了忠孝節義的文化精髓。但是，人人都知道正史上並無貂蟬其人，王司徒如何巧施連環計，便是出於作者的虛構了。蔡松坡與小鳳仙却被視爲「真人真事」，又出於現代，關係人物並未全部作古，引起爭議，就成了必然之勢。

最近有一本「蔡松坡傳」流傳坊間；既然是「傳」，自然以個人歷史爲據。我們照抄「遇鳳」一段，便可推測騷人墨客，是否在向壁虛構

了。

文章的前段，是蔡鍔奉調入京，到中南海去拜謁袁大頭。袁大頭對這位來自雲南的共和革命領袖，極盡拉攏的能事。不但替蔡鍔預做新西裝，還親口許以「小女」爲蔡君之「妾」。蔡鍔却不爲所動，好像諸葛先生到東吳舌戰羣儒一樣，用言詞「破了」袁大頭的心計。這就逼得老袁不得不動用「威脅」的硬功夫。可是，這時袁大總統的會客室却闖進了一位倚老賣老的姜桂題，攪了一局，弄得袁大頭無計可施，祇好「端杯送客」(蔡鍔)。

「蔡鍔首次入京，見中南海風光不錯，流覽一番。又信步前往北海觀賞。看得出神，哎！只聽得遠遠傳來一陣悅耳動聽的琵琶聲。蔡鍔酷愛音樂，尤其對琵琶更有興趣。一聽這個曲子，便知道彈的是「春江花月夜」。他聽得出，彈奏者指法熟練，感情深沉，不同一般。不知不覺便跟隨這樂聲，穿過小路，繞過樹林，一直來到北海邊上的一座涼亭前。只見涼亭中坐著一位年輕女

子，上身穿的是月白色細羊毛外衣，下束黑長裙，正面對寬闊的北海，縱情彈奏。看來這女子頗像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女學生哩！

不！她並不是一位白璧無瑕，悉心攻讀的學生，而是一個飽經風霜，受盡凌辱的妓女。她就是名噪一時的北京八大胡同雲吉班名妓小鳳仙。

小鳳仙今天一早起來，情緒很壞，因為她看見一張英國人辦的「泰晤士報」中文版上登了兩條消息。一條是袁世凱可能登基稱帝；一條是日本天皇已派特使到北京來談判二十一條。報上還透露了一些二十一條的具體內容。小鳳仙想，袁世凱如果當上皇帝，專制獨裁制度就要捲土重來；二十一條一簽訂，中國就要變成日本的殖民地。所以，心裏十分憂鬱，連午飯也吃不下。爲排遣心中的煩悶，便獨自帶了一面琵琶，來到幽靜的北海邊上，隨意彈奏一曲，吐一吐心中的悲憤之情。「春江花月夜」本來是一首幽雅流暢的曲子，而小鳳仙的心情却是悲鬱憂愁的，樂曲隨着她的情緒時起時伏，輕挑輕抹，輕彈輕撥，似悲似泣，似哀似怨。一曲彈罷，長歎一聲：「唉！可親可愛的中華，多災多難的國家，叫我這流落異鄉的女子，怎麼來拯救你啊！」說到這裏，泣不成聲。

蔡鐸站在亭外聽完這段曲子，不禁一陣心酸，勾起了對雲南同志，對湖南老母的思念之情；接著，又聽到幾句充滿感情的憂國之言，心裏非常感動。真是我聞琵琶已歎息，又聞此語重唧唧：『本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。』情不自禁，脫口而出：『好一位愛國愛民的小姐。』

小鳳仙不曾提防邊上有人，聽了此話，大吃一驚。回頭一看，啊！想不到竟是一個英俊青年，一時心慌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而當她回頭之時，蔡鐸却覺得眼前「刷」地一亮。這個姑娘看上只有二十歲光景，鵝蛋臉上一個寬寬的額角，這是善於思索的象徵；濃黑的眼睫毛裏活躍著一雙閃光的眼睛，望上去靈活聰敏，不高不低的鼻子上綴有幾點稀稀的雀斑，更顯得俏皮天真，菱角嘴邊帶點玩世不恭的笑意，似乎看破了紅塵；膚色細潔白淨，兩頰略現春意，雖然稱不上艷麗多姿，倒也嫵媚可親。蔡鐸看她有點驚慌，便略帶歉意地上前說明：『小姐，很對不起。我是被你美妙的音樂吸引過來的遊客。』說著，右手撫胸，行了個便禮。

喔，是遊客，小鳳仙看這位先生著一套灰色西裝，戴一頂深灰色銅盆帽，年紀不過三十左右，英俊瀟灑，並有一股難以掩蓋的英武之氣。聽他說，是被音樂吸引過來的，那不問可知，是個音樂愛好者了。便謙虛地起身還禮，說：『先生，我彈得不好，今天是班門弄斧了。』

『哪裏！小姐技藝熟練，感情真摯，使人欽佩！』蔡鐸又微微彎了彎腰。

『先生過獎了，還請多多指教！』小鳳仙又一次欠身答禮。

『說指教不敢。』蔡鐸想了想說。『鄙人倒有請教之處。小姐剛才所奏『春江花月夜』，爲什麼彈得那麼悲哀淒苦啊？』

鳳仙聽他問起這個，先是深深地吸了口氣，然後似答似嘆地說：『當前，國家四分五裂，人

民顛沛流離，真是：春寒冷，江水渾，花不馨，月不明，夜深沉。這就是所謂『亂世之音怨以怒，亡國之音哀以思』啊！』

蔡鐸暗忖，這姑娘真是不凡。年紀輕輕，對民族的前途，國家的命運，竟能這樣關心，這樣憂慮。假使每一個中國人全像她那樣，那麼中國就有希望了。想到這裏不由得從內心對她肅然起敬。同時，也出於對她的愛護，便勸了她一句：『小姐愛國愛民，在深表敬意。不過現在說話還得小心留神，要是給密探聽見了，會惹出禍來的。』

小鳳仙聽了這麼說，先朝他看了一眼，然後道：『多謝先生好意。不過，我看先生不像是壞人，所以才敢大胆講出來。』

這就是蔡鐸將軍跟名妓小鳳仙初次見面的一幕，真是慧眼識英雄，在充滿唐人傳奇，聊齋艷遇的詭譎之外，誰能說這就是「真人真事」嗎？所以，有人說要千古留名，還要憑運氣。如果蔡鐸真的碰到「小鳳仙獨自一人在北海涼亭之內彈琵琶」，誰能說不是天意要袁大頭敗亡呢？

我想，關於小鳳仙的說法，還有很多。就像齊如山老先生談賽金花一樣，也有相反的說詞。希望對小鳳仙有興趣的朋友，以史學家的身分，煞有介事的來一篇「小鳳仙考」，也許對護國公案，會有一些正面的啓示。

小鳳仙確有其人嗎？

在中國西南各省，小鳳仙之名是家喻戶曉的

名女人。但是很多人總會好奇的詢着宿：「到底有沒有『小鳳仙』其人」？由於好事之徒，過份渲染小鳳仙的俠義行徑，造成反效果——對小鳳仙之有無，起了疑問。

當年擁護共和的前輩總說：小鳳仙——是有這個人的；祇是她的「事功」未必如坊間所傳。

梁啓超說：蔡鐸在北京輟光養晦，對京中帝制活動虛與委蛇；把自己的「大志」隱藏起來，隨波逐流，以便脫身。

蔡鐸的貼身秘書，曾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的周鍾嶽說：「蔡公是稱病出京」，梁啓超說：「蔡君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」。在好事者的筆走龍蛇之下，小鳳仙便說成了女俠，以紅拂相況了。

事實上蔡鐸爲了招搖，爲了對老袁的偵探證實「蔡鐸沉醉於女色」，「自甘墮落」，所以帶了小鳳仙到處亂跑。這就是說，小鳳仙這名胡同中的妓女，不過成了蔡鐸脫身的工具，受蔡鐸利用了。

雲南人很相信「別無大志，沉醉女色」的說法。中泰邊區人士自我求生之時，趙聚鈺受泰國當局邀請，赴中泰邊區推展農牧事業，歸來報告難民對我國家民族的忠貞，建議政府在教育上大力支持，以免第二、三代變成外國人。當蔣經國院長問趙：「有多少子弟每年來臺接受祖國教育呢？」趙說：「大概三四十人。」蔣經國說：「管不了那麼多困難了，邊區學子有多少，來多少。」這已證明了政府全力照顧邊區的德意。但有些人還是建議地區代表段希文將軍，不管臺北的

想法怎樣？到了臺北，必須花天酒地，表示生無大志的樣子。從前蔡鐸出京，便是輟光養晦，以小鳳仙來遮蓋他的雄心。

段將軍來到臺北，住在國賓飯店，是不是師法蔡鐸的故技？不得而知。但是，雲南的老前輩對蔡鐸與小鳳仙的瓜葛，多半嗤之以鼻，認爲大丈夫三妻四妾，休閒挾妓，乃屬平常，何足爲怪？蔡鐸在北京跑八大胡同，上雲吉班，不值得大驚小怪；當時社會風氣如此，「脫俗」才是新聞。完全否定小鳳仙助蔡鐸出京的義行。

但是，不管怎樣說，小鳳仙已與走國際路線的費金花小姐齊名，也可以比擬唐人紅拂女俠；一名普通的妓女，怎會名揚天下呢？其中必有原因。

最重要的是騷人墨客，肉麻當有趣，將小鳳仙「昇華」爲女俠，身在青樓，心繫國家。把一個受人糟蹋的女性，說成救世的英雄，顯然出於幻想。所以，碰到實話實說的人，便將文人的這種「狂想」，視之爲虛妄了。在正式的場合，如寫宏文謳歌蔡鐸，如演講訴說蔡公再造共和的艱辛，小鳳仙的「功勞」，便沒有人以虛爲實了。然而，站在「好事」的立場，既然小鳳仙之名，流傳社會至今不衰，這又當作何解釋呢？拋棄蔡鐸與小鳳仙之間的真實過從不談，「小鳳仙」三字何以成名一節，總得查個水落石出啊！

撩人耳目青樓密友

袁世凱坐鎮北京，蔡鐸既然辭去雲南都督回到袁世凱勢力範圍之內，已經入甕；好比孫悟空

到了如來佛的掌心，就算有了飛天的本領，也不在老袁的眼中。可是，蔡鐸不止是梁啓超的學生，他更是孫中山的同黨，在雲南領導推翻專制，共和勢力已在雲南生根。北洋軍南下威脅武昌形成南北對峙，雲南共和軍推派唐繼堯任北伐軍總司令進軍華中，蔡鐸是唐繼堯的上司。蔡唐之間，有日本士官的同學之誼，有革命的情感（同志）。所以，在北京的蔡鐸，朝思暮想回滇，跟他的革命同仁同心倒袁。這是蔡鐸不去廣西發難，要到雲南反袁的主因，雲南是一塊革命的淨土，不僅唐繼堯本身有革命的細胞，軍政幹部也有革命的頭腦。當時各方志士，看準了雲南是倒袁的最佳基地，都像蔡鐸一樣千方萬計投奔雲南。李烈鈞先蔡鐸一日到達昆明。到雲南去倒袁的絕不止蔡李二人。

梁啓超說：「蔡鐸臨行時托病，謂須往日本療養，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。」周鍾嶽是蔡鐸從雲南帶去北京的秘書，他在「蔡鐸稱病出京記」裏說：「蔡公（鐸）由統帥辦事處歸，謂予曰：『有歐人路某（孝忱）向公府（老袁辦公處）告密，云：滇省反對帝制，吾輩亦通信與謀，昨日（一九一五、一〇、一四）軍警執法處派人至吾寓檢查信件，實由於此。』蔡鐸乃托病請假，潛往天津，入共立醫院；並囑予（周鍾嶽）將密電及電本携赴天津。予於十六日（十月）至津相晤。蔡公謂請（周鍾嶽）暫行回京，俟吾由電話告行期，即代擬一請假三月赴日就醫之呈文。及十九日，蔡公電告已上船，予乃爲擬一呈文……，袁氏接呈，亟電催回京療養。實則蔡公已東渡矣

。」從梁、周二文看，蔡鍔離京之前，並未將跟唐繼堯互通消息之密電本等物，藏在小鳳仙的雲吉班；易服出國，也是在天津梁府，並非從北京小鳳仙之妓院潛逃。「公家」找小鳳仙幹嗎？

總之，小鳳仙在蔡鍔逃亡的實際行動中，並未擔任紅拂的角色；但是，小鳳仙作了蔡鍔假裝自甘墮落的「證據」，似乎已成定論。有一派人說蔡鍔跟小鳳仙糾纏，純粹是「跑胡同，玩姑娘」；但不能不承認「玩姑娘」也會收政治效益——至少是一舉兩得。相傳蔡鍔逃亡，小鳳仙將蔡將軍藏在驛車中，直駛豐臺，才讓蔡將軍換乘火車南下，便是一種虛構的故事了。

梁啟超、周鍾嶽，並未交代蔡鍔逃亡的細節，不免傳說紛紜。如果蔡鍔有心利用小鳳仙，虛晃一槍，以逃過軍警執法處的耳目，下面的傳說，似乎可信：就是蔡鍔日本士官的同學哈漢章（追隨黎元洪），用力渲染小鳳仙與蔡鍔同謀逃亡之事。哈漢章為什麼要渲染小鳳仙的「俠義行為」呢？因為蔡鍔出走的前晚，在哈漢章家打麻將，直到天亮。蔡鍔一早由哈家出來，進了新華門，目的在擺脫軍警執法處特務的跟蹤。然後經政事堂西苑門溜出，乘三等火車離京。因為蔡鍔在將軍府打過電話給小鳳仙，約這位「紅姑娘」吃午飯，軍警執法處便根據竊聽來的電話，在蔡鍔出走後，找上這名「青樓知己」的麻煩。這也是平常的事；却遇上哈漢章這位先生，為了逃避隱藏要犯的嫌疑，便加葱加蒜，渲染小鳳仙如何俠義可風，支援蔡英雄逃出「北京」。小鳳仙以污泥中人，為國為民盡心盡力的美談，便不脛而走

，遍傳坊間了。

所以說，「小鳳仙——是有這個人的」；但是，她祇是騷人墨客筆下的紅拂；在現實社會中，她依然是「酒色與墮落」的象徵，作為「輻光養晦」的蔡鍔「密友」而已。

起義護國回滇催生

蔡鍔逃出袁大頭的控制之後，到了昆明舊地，一來他本來是軍政諸君子革命（反專制）的領導人。二來他來自京畿，對袁大頭謀稱帝的野心，固然知之甚詳；但是，各方對袁大頭圖謀稱帝的反感，也就是民心的惡劣反應，也帶到雲南。加上各路英豪反對帝制者多向雲南集中。所謂「時機迫促」，便是當時昆明的普遍見解。決心趕在袁大頭元旦登極之前堅立「反旗」，才能使袁大頭謀帝不成——知難而退。

袁世凱及滇中將領都深知雲南參加響應武昌起義的新軍，為數不多。到了唐繼堯從貴州回滇，代替蔡鍔出任滇省都督之時，編整結果，大概剩下兩個正規師的人數三千人而已。如果在數量上要跟北洋軍比高下，簡直不成比例，袁大頭的嫡系部隊，是數以十萬計；強弱之勢，早成強烈的對比。二次革命失敗之後，袁世凱稱帝之心，越加堅定；因為袁大頭有強勢兵力，足以粉碎任何反對力量。加上袁世凱「足智多謀」，誰奈其何？祇是如何做得漂亮？成為「民主的黃袍加身」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「民主皇帝」（立憲帝）；一面可以順應世界民主潮流，一面也做了皇帝。

中國的大門是英國打開的（鴉片之戰）；英

國在中國有無限的利益，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成算，自然感到棘手。如果袁世凱「帝迷心竅」，犧牲主權及利益（二十一條），以作換取支持稱帝的條件，不但會矮化英國在中國的影響力，也會直接使英國在中國的利益受損。所以英使朱爾典對袁世凱稱帝一事，持反對意見。這不是這位洋大人同情中國民主運動，而是袁世凱畏懼日本惡勢力，既要稱帝，不能不倒向日本一邊。並不妨間流傳朱爾典這名洋鬼子也贊成袁世凱稱帝；是他怕袁氏親日，削弱英國的影響力。

英美人士多半贊成滿清皇朝「君主立憲」，並非所有的帝國主義都同情袁世凱。西方人士贊成清室立憲，可以說是一石二鳥，既可獲得民主化的美名，也可繼續挾脅腐敗的皇室。大家都知道中國人的老毛病就是「不徹底」，明是「立憲」，暗中還是皇室操縱國政。袁世凱稱帝，既然與日本的利益密不可分，「袁皇帝」也倒向日本一方，英國不能不付出代價，才能從中國分得利益。袁世凱正式告訴朱爾典：「國內的治安（反對稱帝）沒有問題，祇是怕日本在東北作怪。假如一名日本僑民被殺，可以誣指中國人是謀殺兇手」，引起外交，吃虧的自然是中國了。所以，在大限表示支持老袁稱帝之後，老袁便目中無人，既不怕英人的反對，也不怕國人的革命。換言之，雲南有幾個兵？雖然在唐繼堯及任可澄電袁取消帝制，並殺護安會諸人以謝國人之後，登基大典的籌備，依然照常進行。因此，蔡鍔離京，在老袁整個稱帝佈置中，不算什麼難題。到了龍

瑾光在廣西被繳械，陳宦在四川態度不甚「積極」之時，袁大頭才知道事態的確不簡單了。

袁世凱得到日本官方的支持，才有恃無恐、加快稱帝。以雲南來說，袁大頭的確是龐然大物，而且華中的第二次革命迅速失敗，股鑑不遠，實不敢輕舉妄動。但在心理上，這批在雲南的反專制信徒，實在按捺不住，唐繼堯暗中分派人員至各省聯絡，對來「說」的志士表示祇要隣省響應，一定發難，一再召集各級將校商議，都是反對帝制運動的表現。但是，唐繼堯總是恐懼「力有不逮」，每用「螳臂當車」自呪。以致莫可終日，不知什麼時候起義才好。據說預訂反袁起義的日期是民國五年元旦，也就是袁大頭登極之日。蔡鐸一到，報告了「外面」反對帝制的情形，加上梁啓超去電催促提前起事。所以，便在袁大頭宣佈做皇帝的前頭起義了。

袁世凱並非「一嚇就倒」的人，雲南軍力有限，舉義反對帝制，不過是袁氏稱帝的一個障礙而已。他用打打談談的方式對付護國軍，直到袁氏病死，並無誠心放棄稱帝。當然老袁一死，護國失去對象；接着蔡鐸也因喉瘡逝世。北洋軍依然是龐然大物，樹倒而猢猻不散。

軍閥展開禍國行動

袁世凱死後，他的勢力並未瓦解。

依照民主國家的公例，總統出缺，即由副總統補位。袁世凱總統的副總統黎元洪，在武昌起義被擁為都督，應該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。可是，這位「民主人士」在北方既沒有兵力，當然受

到有槍階級的威脅或欺壓。唐繼堯以約法（憲法）為立國的基本大法，堅持由副總統黎元洪出任大總統。黎氏出任總統之後，中國的政治權力，仍然被北洋軍的驕兵悍將所操縱。有實力的段祺瑞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，形成府（總統）院常有爭執。後來因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，國會又與段氏暗鬥。民國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職務。安徽省長倪嗣冲聲援段祺瑞，說憲法不理想，「黎免段職」為違憲行為，國會等於暴民專政。除了倪嗣冲省長宣佈與中央（黎元洪政府）脫離關係之外，還發動河南，陝西，奉天等督軍脫離中央；並在天津設立總參謀部，要廢止約法，並壓迫黎政府必須恢復段祺瑞職權，還要解散國會，國家政治又到了問題重重的時候。更組成督軍團，抗衡黎元洪政府，這就是北洋軍人割據地盤，各自為政，軍閥禍國時代的開端。

唐繼堯認為護國之役，犧牲頭顱，推倒袁世凱，始得恢復民主共和，保全神聖約法。現出北洋軍人真是百足之蟲，死而不殞，企圖廢止約法，武人亂國，焉有不問之理？便通電副總統馮國璋，出面調解；又與西南各省協商，聯銜勸告倪嗣冲等人，以國命為重，返戈息甲，靜候協商。如果一意孤行，即以武力維持共和。唐繼堯致西南各省的電報，抄錄於後，可見唐繼堯忠於共和的一般。

「義密，自項城當國，潛蓄勢力、厚植黨援，南北即隱生畛域。經護國一役，畛域之見愈深，雖南省力求融洽，而彼派別有目的，總時伸張其權力，駸駸然有加無已。如果能利國福民，吾

輩亦何必自存成見，乃彼輩徇私罔利，危及國家根本，居心實不可問。此次皖事之生，尤屬無理由。現附和者已接踵而起，若不亟圖解決，大局必至靡爛。鄙（唐繼堯）見姑就伊等所號召者為進一解，如所云為憲法不良，應請大總統以明令撤消所議原案，另組專議憲法機關，體察國情事勢，詳加修正；一面勒令倪等罷兵，聽候解決。諸公如可同意，即公請陸幹公主稿，聯電各省，一致主張，庶幾有以「間執」此輩之口，或可冀就此調和息事。縱不然，亦責之有詞。若復隱忍不言、聽其肆意妄為，恐國事既傾、吾輩同受「舐糠及米」之禍；雖欲報國，亦無能為役矣。當否？祈迅決，示復為望。」

唐繼堯也電全國封疆大吏，支持中央，遣責倪省長應以國家大局為重，不可為了段祺瑞個人而逞威。如果用古代的話來說，唐繼堯為了共和的一番苦心，大有「勤王」的心態。

然而，黎元洪接到唐繼堯的電報，雖有南方各省支持，也不能接受「督軍團（北洋軍）實行兵諫」的壓力，派王士珍和張勳出任調人。交涉的重點是督軍團要求解散國會，督軍團可取消「獨立」。黎氏便於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國會，近代中國從此進入軍閥的「戰國時代」，也就是成為「軍閥正式割據地盤，分宰中國」的局面。但是，西南的滇黔桂粵各省，仍有共和氣息，通電全國聲明西南各省並無解散國會的意思。同時也電黎總統明令懲辦兵干政的督軍團。西南各省雖有組成武裝擁護國會之議，中國的命運却又走上南北分裂的局面，實在是國運不能亨通，祇能

說人謀不臧；唐繼堯雖大加努力，亦有兵微將寡，民窮財盡之苦。看看唐繼堯爲了解散國會致黎總統的電文，便知北洋軍人強大，護國雖勝，仍無可奈何。

「急。北京大總統鈞鑒：接馮副座佳電，擬合請以明令解散國會，爲調停之計，在我大總統委曲求全，或不惜曲徇其請。然以繼堯管見，若議員自行辭職，或離職人多，大總統以不足法定人數，下令改選、較爲合法，若以明令解散、流弊滋多，必仍滋生擾亂，除電覆外，謹陳鑒察主持。」

大家眼中祇見「私」字

從唐繼堯致黎元洪總統的電文裡，我們便不難發現當時的國會問題，出於私人集團的政治利益；今日的國會問題，也是有私人集團的利益參雜其間。例如主張全面改選的人物，始終不提中華民國憲法，又要取消臨時條款，試問不尊重憲法及臨時條款、將憑什麼處理事端？造成「這不行，那也不行」的尷尬局面，人人便生活在矛盾之中了。

北洋系軍人集團，並非如電視劇上所說，是一批大老粗。如段祺瑞先生就是前輩留德學生，他們知道胡亂搞搞之道，也明瞭用間之理，更懂得民主的規範；唯一看不開的祇是一個「私」字。所以，他們在跟武昌起義派的黎大總統元洪鬥法的時候，也會用權宜遊說之方，充分發揮「統戰」的作用。

四川的劉存厚師長，應該是頭腦清新，站在

革命一邊的將領。可是，千穿萬穿，吟城不穿；北洋系軍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號，用本土化的道理去「說」劉存厚將軍。這位四川籍將領，腦筋也糊塗了，便下令驅逐蔡錕留川的護國軍，自稱督軍，甚而接受薄儀復辟的職務、圍攻成都、殺害川督戴戡（進步黨、貴州人，梁啟超說護國首義是蔡、戴、梁三人合計搞成的）。這是本土化已到了瘋狂的地步；如果對日抗戰，以重慶爲陪都，四川人也搞本土化，恐怕歷史就要改寫。在這種畛域意識高於國家意識的時代，唐繼堯祇好親自督師，赴川黔聲討「復辟」。唐繼堯通電全國的電文如次：

光天化日 魑魅橫行

「繼堯前以復辟實現、國勢岌岌、化日光天，橫行魑魅，若不亟行撻伐，何以奠安民國？當經編集靖國各軍，擬躬率北上、助諸公一臂之力，謀國家百世之安，乃師行在即，而川變（川人治川）警號適至。滇川唇齒相依、休戚與共、權其緩急，自不能不以靖國之軍，先盡卹隣之誼。纓冠披髮，責無可辭。茲於本日由滇啓行，親督三軍，誓除叛逆（劉存厚復辟軍）。川省爲義師必經之地，倘內亂未弭，則後顧多憂；故思惟北征，宜先靖蜀；若發諸將，遂已克平川亂，即劍及履及，與諸公會師燕薊，迅掃逆氛。否則不能稍延時日，暫顧川局。總之繼堯受國恩厚，矢志擁護共和。」

頗聞張勳近日，猶頑強抵抗，盤踞京邑。如國賊不除，國法不立，破釜沉舟，義無反顧；肝

胆塗地，所不亂也。今當師旅頻行，謹掬誠奉告。」

唐繼堯既然以「平川亂」爲優先，雲南又遠在邊陲，張勳復辟之變，自然無從過問。段祺瑞召集舊部，名正言順的去攻打張勳，不到十天功夫，張勳的「辦子軍」就被擊敗了。段祺瑞重返北京，自稱總理。

張勳復辟之時，黎元洪手下無兵，祇好辭去大總統之職，避居天津去了。段祺瑞入京之後，國事更加紊亂，中國近代史，也開始進入軍閥混戰時代。

唐繼堯與孫中山先生雖有護法（維護憲法）之心，依然困難重重，直到孫、唐二人先後逝世，都沒看見國家真正實行民主。（未完待續）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、旅遊記趣等作品爲主。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六千字爲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